

穿手工鞋的 女人



有爱的设计才能打动人
有爱的人生态会有前进的动力

*Very
Valentine*



(美) 阿德丽安娜·
翠吉亚尼◎著
董雁南 陈慧婕◎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穿手工鞋^的 女人



*Very
Valentine*

(美) 阿德丽安娜·翠吉亚尼◎著
董雁南 陈慧婕◎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Very Valentine by Adriana Trigiani
Copyright © 2009 by The Glory of Everything Compa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Glory of Everything Company
c/o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手工鞋的女人 / (美) 翠吉亚尼 (Trigiani, A.) 著; 董雁南, 陈慧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33-0664-5

I. ①穿… II. ①翠… ②董…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8145号



穿手工鞋的女人

(美) 阿德丽安娜·翠吉亚尼 著 董雁南, 陈慧婕 译

责任编辑: 程 鹏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笑笑生设计·张俊锋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64-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大颈镇的伦纳德宴会馆	1
派瑞街一六六号	29
格林威治村	46
格拉梅西公园	75
森林小丘	108
卡莱尔酒店	137
苏荷区	160
莫特街	190
哈德逊河	214
阿莱佐	241
阿尔吉透湖	261
卡普里岛	283
科斯坦索制鞋店	306
五十八街和第五街口	348

大颈镇的伦纳德宴会馆

我不是个漂亮妞。

我是个平淡无奇的女孩子，因为在诸多姐妹中我既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奇怪的是，却被冠以了一个“搞笑女”的名号。这个名号让我沮丧不已，我甚至暗想，大概这个标签会黏住我一辈子了。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如果一定要为自己选一个可以终了此生的地方，那就非大颈镇伦纳德宴会馆的女士休息室莫属了。这里的镜子真是个神奇的道具，在立体三面镜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起来，我都是玲珑有致。这种奇特的感受会让我忍不住地念想着情愿溺死在这里：在吊灯金色光芒的笼罩下，倾斜的镜面与蓝色大理石台面的闪烁光泽相映成辉，每次我都会轻叹，是怎样的玄奥才能创造出这般神奇的光学效果啊。此时此刻，镜子里的我简直就像是一根纤细、修长的淡粉红色调酒棒，妙极了。

细数下来，除去当伴娘和花童的三次，这是我第八次在伦纳德担任婚宴招待了。这个宴会馆全名是“伦纳德的甜蜜人生”，是我们家族在长

岛最钟爱的婚礼举办地。我认识的每个人，至少和我有亲戚关系的，都在这个地方结婚。

我和姐妹们第一次当花童，是在1984年表姐玛丽·特雷莎的婚礼上。那次的婚礼，看似是一对伉俪交换神圣誓约的仪式，实际却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走秀。有些滑稽的是，台上的伴郎伴娘居然比台下的宾客还要多，并且每个都盛装打扮，配上会馆里华丽的场地布置和绚丽的舞台灯光，让新娘成了众星捧月的明星，新郎却像个陪衬样的招待员。

表姐玛丽自诩为意裔美籍的皇族，因此特意安排了两列“哥伦布骑士团”，他们夹道护卫在威尼斯星光宴会厅的入口。这些骑士身穿大礼服，系着红色腰带，披戴黑色斗篷和缀饰着鹤鸟羽毛的三角帽，看上去很有王室风范。当《没人比你更行》的乐曲奏响，我还排在其他的花童后面准备进场，可是骑士们突然一起高举起剑交叉成剑门，我马上吓得转头就跑。当然，费恩姑姑把我抓了回来，硬推回花童的行列里。我只好闭上眼睛，抓紧手上的花束，如逃命般冲过一长道剑门。

虽然那天尖锐的剑使我害怕，我还是被伦纳德宴会馆迷住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意大利式的正式婚礼。那个时刻，我祈祷能快点长大，然后像妈妈和她的朋友们那样，全身上下打点得珠光宝气，优雅地手执酒杯喝下“哈维撞墙”^①——在九岁的我看来，伦纳德真是有格调极了。尽管开车自北方大道上望去，它像是一间矗立在法国蔚蓝海岸的高大白色赌场，但在我眼里，伦纳德就是神奇魔幻之屋。

“甜蜜人生”主题的体验，从你驶入它的大门那一刻开始。那宽敞的圆弧形车道简直就是简·奥斯汀笔下潘柏丽庄园的翻版，当然，它也有奈曼马库斯百货公司那种代客泊车柜台，就设在矮丘购物中心外面。这就是伦纳德的独特之处了：不管往哪个角度看，都会让你想起曾经去过的

^① Harvery Wallbangers，一种鸡尾酒。

高雅地方。两层楼高的观景窗，使人想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阶梯式喷泉，如同罗马的特拉维许愿池。如果不是看到后头四九五号州际公路上驰骋的车辆，你会真以为自己置身于罗马市区。

伦纳德的庭园造景技术堪称园艺修剪一绝。有修剪成长方形的黄杨木丛；有紫杉矮篱和椭圆的水蜡树围篱，山桃则被修成甜筒的模样。精心修剪的树丛下铺着光亮的鹅卵石，与会馆里海鲜吧上耸立的冰雕相得益彰。

会馆外的灯光会让人想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大道，当然那里远没有伦纳德这般雅致，隐藏式灯光让整个宴会馆微微闪烁。正门两侧有修剪成新月形的树丛，底下的圆形灌木丛中又蹦出一朵朵天堂鸟，看起来就像是插在鸡尾酒上的小伞。

今天是我妹妹杰奎琳结婚的日子。趁着乐队演奏《烧了这房子》，我才跑到女士休息室来喘口气。一整天下来，此刻才得以享受一下独处。真是漫长的一天。我甚至觉得整个家族的压力，全部压在我的颈椎上。等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逃到市政厅去，来一场简单的婚礼就好。我的骨头再也承受不住另一场龙卡利家族的豪华婚礼啦。尽管我会想念这里的啤酒虾和法式肉酱，不过自己的性命更要紧。这几个月筹备妹妹的婚礼，我几乎要患上胃溃疡。在仪式开始后，右眼皮更是不时抽动。不得已，只得在婚礼弥撒后，从表妹吉蒂·卡尔泽蒂的小孩手里，偷来专给婴儿长牙时咬的冰冻塑料环敷在眼睛上，才得以舒缓。尽管自己被搞得神经紧绷，今天还是美好的一天，我真的替小妹感到开心。我仍记得她出生那天，我捧着她的头，就像捧着一朵卡波迪蒙特玫瑰。

我拎起镶满亮片的马汀尼杯型晚宴包（新娘在婚礼派对上给的礼物），对着镜子喃喃自语：“我要感谢布鲁克林的克莱因菲尔德婚纱公司，他们用完美的无肩带礼服打败了王薇薇^①。我还要感谢调整型内衣天才史班克

^① Vera Wang，美国纽约州时装设计师，她以设计结婚礼服而著称。王薇薇的礼服打破了旧式婚纱的繁复和华丽，以简约、时尚、现代的设计在美国时尚界拥有了自己的地位。

斯，将我这梨形身材变成一只冲浪板。”我贴近镜子检查牙齿，一场正式的意式婚宴，一定会有洒满荷兰芹末的烤蛤蜊，你知道，吃了那些东西的牙齿会是什么样子。

新娘最好朋友的小姑，南茜·迪诺娅，半价优惠给我画的专业彩妆，却真的很持久。今天早上八点左右上的妆，到现在晚宴时分，都还宛如新妆。我姐姐苔丝说：“是蜜粉的关系。要有蕾克蕾的甜蕉蜜粉。”她真的有资格说这话。生过两次小孩，她的脸仍旧清爽无暇，有照片为证。

今天早晨，在爸妈位于森林小丘的都铎式房子里，我和姐妹们，还有妈妈，拿着折叠椅，整齐地排坐在妈妈卧室内的那面古董镜前，一整排看过去全是漂亮女孩。

“看看我们，”妈妈像只乌龟般，把头骄傲地抬得老高，“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

我故意只看着镜中的姐妹们回应她：“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啊。”妈妈顿时一脸受伤的模样。“……而你呢……你是我们才十几岁的年轻妈妈。”

“别那么夸张”，我那依着好父亲“麦可”之名被取名为“麦姬琳娜”的六十一岁妈妈（大家都叫我妈“麦姬”），得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心型脸蛋、分得老开的褐色眼睛和涂着红砖色唇蜜的双唇。我妈是我所知唯一会画好妆才去见彩妆师的女人。

龙卡利姐妹们，除去大哥艾尔弗雷德（也叫皮尔）和爸爸（叫道驰），可以组成一个彻夜不眠的女孩俱乐部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只有两件事不提：各自的银行存款和性生活。家族传统、各种秘密，还有妈妈的直发棒，这三样东西将我们紧紧系在一起。

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小就牢牢建立了。老妈时常会搞一些“只有我们女生”的郊游活动，要么就是带我们去纽约州立大学的时尚设计学院，要么去看奈蒂·罗森斯坦的回顾展，还有我们生平第一次看的百老汇歌舞剧《晚安，妈妈》。我们是用老妈观剧用的高雅望远镜来看剧中的世

界的。那时她会一边催着我们从戏院出来，一边不住地说：“谁知道她最后会自杀？”深怕这场戏让我们从此蒙上阴影。每年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她还会带我们到广场大饭店的广场宫来一场假日午茶。在吃了一堆涂满浓缩鲜奶油跟覆盆子果酱的香软司康饼后，老妈会和我们一起穿着姐妹装在艾萝伊斯^①的画像下照相。

当露萨莉·席诺瑞莉·恰尔杜洛提着大皮箱开始到处卖矿物粉末化妆品时，猜猜老妈找谁去当模特儿跟着一起到处跑？苔丝（干性肌肤）、我（油性）跟杰奎琳（敏感性）。当时老妈虽然已经五十三岁，但还自己充当三十来岁、轻熟龄肌肤的模特儿。

“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从空白的画布开始作画”，南茜·迪诺娅说完后便宣布开工，开始在我的前额涂上奇瑞尔早餐谷片颜色的粉饼。我几乎要脱口说出：“会自称‘艺术家’的，通常都不是。”不过想想，何苦跟一个手握着工具、两三下就能把你画成雪儿在复出巡回演唱会上那种造型的女人争吵呢？

她拿海绵拍打我脸颊时，我仍不作声。“大鼻子要消失喽……”南茜满口薄荷味，又刻意在我鼻梁上不停地扑按粉底，那种感觉，跟当年圣殇教会在野战医院服务的玛丽·约瑟夫修女用冰袋使劲压在我头上的感觉一模一样。那次是我在上七年级的体育课时，不幸被平飞球打到。修女说她一辈子没看过谁的头上流出这么多血来。不过我想，她后来来越南当医疗人员时应该就看到了。

“南茜·讨人厌（Nancy DeAnnoying）^②。”退后一步端详我的脸，一副建筑师模样。“鼻子不见了。现在我可以整顿你这张脸了。”

^①艾萝伊斯是作家凯·汤普森（Kay Thompson）以及插画家希拉里·奈特（Hilary Knight）所创作出一系列的童书中的主角。由奈特所绘的一幅艾萝伊斯的画像也成为广场大饭店的卖点之一。

^② DeNoia（迪诺娅）和 DeAnnoying（讨人厌）谐音，此处为作者幽默的说法。

我闭上眼睛假装冥思，看南茜会不会知道要收敛，别这样再拿我的五官做文章。她拿一支小刷子浸到冰水里，在一个黑黑的栗褐色块上转呀转，然后刷到我眉上，刺痛得很。我没几根眉毛，因为我是看着麦当娜长大的，只要她拔眉毛，我就跟着拔，现在可尝到苦果了。

我的脸又冷又画满了颜色。直到南茜终于拿起一支卡布其刷，沾满蜜粉，然后在我脸上小圈小圈地上粉，就像是安德烈提洗车场最后给车上蜡那样。待她完工，我就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狗，有着眼泪汪汪的大眼睛，却没有鼻子。

我又到休息室来补口红，因为我在婚宴上一样照吃不误。为了套进这身礼服，我可是节食了好几个礼拜，现在就算喝上一轮红粉佳人，并且拦下所有侍者盘中的餐前小点，应该也不为过；还有奶酪卷，被我吃到桌上的转盘有一盘都被掏空了一个洞。我是不担心啦，待会儿只要好好跳支长版的电动滑行舞，就可以把这些食物都消化掉了。我从包包里摸出口红，补满唇线间已经褪色的部分。没有比只剩下唇线的嘴唇更恐怖的了，活像吸盘状的紫色刺青。

我们姐妹从小不是玩新娘家家酒，就是玩筹备自己丧礼的游戏。不是我爸妈有病，也不是我们家发生过什么特别恐怖的事，而是因为我们是意大利人。顺理成章，龙卡利家族的定律便是一报还一报：每一份快乐，总有个相对应的悲伤。年轻人有婚礼，而丧礼就是老年人的婚礼。而我也学到，这两者都需要长期计划。

在我们家有两个牢不可破的规矩。第一，一定要参加所有跟我们接触过且认识的人的丧礼。这个规矩涵盖范围可不局限于近亲好友，而是除了跟我们有亲戚关系（血亲、姻亲和姻亲的表亲）的人之外，还一举纳入老师、美发师跟医生，甚至把给过我们意见或提供私人服务的专业人员都算在内。还有一类，是特别保留给送货员的，包括在1983年一个星期六早晨突然去世的“赖瑞叔叔”，我们的UPS快递员。老妈在隔周的

星期一把我们从学校拉出来，一路开车到曼哈赛特区。她说：“这显示我们的敬意。”不过，我们都知道她这么做，其实是想借机打扮一番。

龙卡利家族的第二个规矩，是每逢婚宴必参加，而且只要有人邀舞，就一定要跳，即使对方是惹人嫌的表哥保利。他曾经因为偷吃舞蹈老师的豆腐，被踢出亚瑟·默里的舞蹈教室（最后在法庭外和解）。

哦，对了，还有第三个规矩：绝不能承认老妈在1966年整过鼻子。即使她整过的鼻子酷似安妮特·芙尼切洛^①，而我们这些她的亲生儿女们，个个侧脸看上去都像马蒂·费尔德曼^②。“除非你们自己说出来……否则没有人会猜得到。”我妈警告我们，“如果真有人问起，就说是爸爸的鼻子基因比较强。”

“原来你在这儿！”这时，我妈突然也进到休息室来，一身雪纺和羽毛，像杯橘子冰沙，整套衣服仿佛被放进果汁机里搅过。“这些镜子真是神奇啊！”她侧转过身去，对着镜子检查背面的礼服，然后心满意足地说：“我真是个美人儿啊。告诉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珍妮·克雷格^③的减肥班真的有效。你那桌的情况怎样？”

“糟透了。”

“不会吧，你那桌可是朋友桌，你应该设法……”我最讨厌她做现在的动作了：双手握拳，像打蛋一样地挥动，“……让气氛活络起来呀。”

“妈，拜托。”

“就是这种糟糕的态度，你才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态度就像海上钻探到的石油，马上要从你身上流出来了。”此时，我妈涂口红时眼睛没看

① Annette Funicello, 美国老牌歌星及影星。

② Marty Feldman, 英国作家兼喜剧演员（1934—1982），特征为因病而凸出的双眼，鼻子则在年少时的一场拳击赛中遭严重损伤。

③ Jenny Craig, 美国知名减肥公司创办人。

镜子，而是盯着我瞧。她啪地一声盖上口红。“如果不想要那些叔叔阿姨像拿着肉丸串请你吃一样地向你推销他们的儿子，你就应该带一个伴来。”

“第波奇欧夫妇想把我跟法兰克凑成一对。”我两手交叉在胸前，倚靠在墙上。天知道我穿这件衣服根本坐不下，要不然就等着调整型内衣把我的内脏压烂吧。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瞧瞧，你会坐在朋友桌真是命运的安排。”

“妈，法兰克是同性恋。”

“哎呀，你们这些女孩，一有机会就说人家是同性恋。如果有人已经四十三岁还没结过婚，每年春天还带妈妈跟她的牌友去小岛度假，这并不表示人家就是同性恋啊。他可能刚好就是个又香又会打扮，并且懂得跟老人家说话的有礼貌的正常男人。帮我一个忙，跟法兰克约个会吧。去跳舞！去博物馆！下馆子也好！总之，打扮得漂漂亮亮到城里去，跟一个懂得照顾女人的帅哥好好玩一玩！能痛快地玩一玩，才是真正的‘gay’^①。”

老妈停了下来，看着我。自从记事起，我脸上的任何表情都会让她心软，我知道她总是站在我这边的。“瓦伦蒂，你条件这么好，我不希望你吃亏。你应该是个赢家！是最有趣的人！”妈妈紧紧地抱了我一下。“让我看看你，”她双手捧着我的脸，“你很独特。看看这双又大又美丽的褐色眼睛，距离相隔得刚刚好。你的嘴巴，谢天谢地，像我家这一边；龙卡利家的嘴唇薄到吃东西时得用魔术贴，嘴巴才合得上。而你的鼻子，别管南茜今天说的话——”

“妈，我又没事。”

“她是很没礼貌。但是，有两种人千万别跟他们吵：彩妆设计师跟水

①同时具有“开心”与“同性恋”之意。

电工。他们是可以毁了你的，所以那时候我才没帮你说话。实际上你的鼻子完美无缺，鼻梁又直又顺，侧面看起来美极了，不像我之前的鼻子，还凸出来一块。”

老妈突然提到那个手术让我吓了一跳。“是吗？”我从没看过她之前的鼻子。唯一保留的整型前照片，还是一张她高中时跟法文社同学的合影，而且她的头小到根本看不清楚。

“是啊，凸得丑极了。不过如你所见，我也没因此就活不下去。不过就是个小缺陷，可以修理的。生命里有些东西是你能修理的，那就把它们修好，然后继续生活。”

“那你是说，我应该去整一下鼻子？”

“我才不会去动它。再说，高个子本来就能配个大一点的鼻子啊。你应该要感谢自己遗传到家里高个儿的基因。”

“谢了，妈。”虽然在人群里，五尺八寸根本不算高，不过在我家，我已经算是棵巨型红杉。

老妈打开她的亮片马汀尼包，拿出一瓶D&G的红帽香水喷在颈背。“要喷一点吗？”她问。

“不用了。我想，坐在朋友桌里，我维持原味就够了。”

老妈举高手臂，在头发上也喷一些。她的头发向上梳了一个可颂型的发结，上面布满珊瑚亮片。在舞池灯光下，如果你站的位置刚刚好，眼睛可能会被亮片上的闪光刺瞎。

小时候，如果妈妈晚上要跟爸爸出门，我会去看她在镜子前面华丽变身。老妈打扮起来快速利落，她先站在梳妆台前检查工具，再打开彩妆盒，旋开彩妆条的盖子，摇一摇乳液和香水。思考的同时，她边削眼线笔，最终定有一条巧克力色的S型蜡条掉进垃圾桶。开始化妆的时候，她先拿起眼线笔，稍稍描一下眼线，准备稍后上大范围的眼影。然后选一支刷子蘸上色，在眉骨上一笔一笔地画上眉毛，就好像米开朗琪罗在

西斯廷教堂^①为圆顶壁画里的圣徒画睫毛一样。

“怎么了，瓦伦蒂？”

“没事。我好爱你，就是这样。”

“我等不及——”妈妈刚要出口，又停下来想了想，“你知道吗？即使你是孩子里唯一到老还单身的，我仍然骄傲地支持你一辈子。如果那是你想要的生活。”

这大概是最爱我妈的地方。其实她心里觉得单身就像少了一双手，是一种缺陷，但她从未逼我也得这样想。

“妈，我很快乐。”

“你可以过得更快乐。”

“我想是吧。”

“啊哈！”她手指着我。“你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独立新生活，不用跟我妈住在一起做鞋。”

“我爱我的工作，也爱我住的地方。”

“真是搞不懂你，我以前一心想离开那里，从不会想当个鞋匠。”

老妈和我挽着手一起走回宴会厅，看起来就像两颗小行星，一个粉红，一个亮橘，划过提埃坡罗^②画中的蓝色天空。但是，我发现大家盯着我们时可不是这样想，看起来倒像是我扶着妈妈——表示不是她喝多了，就是已经老到需要人扶，原谅我这么说吧。这一刻，我几乎听到了我妈脑子里齿轮转动的声音，她也渐渐觉察到情况不对，赶紧挥开我的手，然后在无人的舞池中心转了个大圈。我弯身鞠躬，假装我们早就计划了

① Sistine Chapel，西斯廷教堂始建于1445年，由教皇西斯都四世发起创建，教堂的名字“西斯廷”便是来源于当时的教皇之名“西斯都”，是罗马教皇的私人经堂，也是教皇选出仪式的举行之处。

② Tiepolo，提埃坡罗是著名的壁画家，他继承了巴洛克艺术的传统，开创了天顶画的开阔视野，他的天顶画透明，和边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水彩画的效果，他也是威尼斯共和国最后一位希腊神话画家。

这个舞步。老妈对我轻盈地挥了挥手，然后摇摆地舞回主桌，而我只好回到朋友桌，继续被折磨。

我妹的新婆婆，麦卡杜太太，在她淡紫色的礼服上别了一只繁琐的紫玫瑰胸花，挂在绉纱礼服上，看上去倒像个深红色轮胎。麦卡杜太太顶了一个清汤挂面的发型。苍白的肤色顶上灰发还蛮和谐的。话说回来，我妈就绝不允许头上有一丝白发，她四周能出现的唯一灰色，就是我家独栋别墅里的水磨石地板。她会说：“又不是要去监狱当狱史！我不相信穿灰色能有多美。那是在帮死神打广告。一身灰色仿佛在说——”她朝远处做出召唤的手势，“来找我吧，死神！”所以，我妈的头发是饱满的深褐色。现在这样，我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或说只要欧莱雅染发剂够持久的话）。

环顾宴会厅，里头整整三百一十二个客人。昨天晚上，他们还只是一堆黏在我妈厨房留言板上的便利贴而已，而今天，他们就个个坐在按照交情安排的座位上，臣服在我们朗家融和了意式和美式的统治之下。第一层坐的是父亲母亲、家庭密友、专业人员、同事、堂表亲和小孩；第二层是姻亲；第三层则是孤岛（我们因某件事而不再来往的亲戚们，早就忘了是什么糟糕事）、没礼貌的（太晚回复的）和痴呆的（别多问）。

一个人在舞池中看起来一定很孤单，于是我决定找个伴。虽然加布里埃尔有主动表示，但我不又想让他在大热天里还得勉强起身，跟表姐妹欧莉·拉吉萝到舞池里跳难堪的小鸡舞。环顾一圈，满屋子的人里面，我居然是唯一不到四十岁的单身人士！哥哥艾尔弗雷德大概觉察到了我充满无力感的羞愧，于是音乐一响起，就过来邀我跳舞。虽然跟自己唯一的哥哥用华尔兹跳《今夜爱无限》实在有点怪，何况我们之间还有些别扭，不过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虽然是自己的亲人，现在也不过是个舞伴而已，不要再挑三拣四了。“谢啦，艾尔弗雷德。”于是我说。

“我计划要跟每个妹妹都跳上一支舞。”他随意地说着，仿佛在为米

达斯修车厂的技工逐笔划掉已完成的交办事项一般。跳了几分钟，我就感到跟他实在没什么话题。“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给意大利女人创造兄弟吗？”

“为什么？”他上钩了。

“因为他知道，单身姐妹参加婚礼时，需要有人跟她们跳舞。”

“你等一下敬酒时，最好能讲出比较好笑的笑话。”他淡淡地说。

他说得没错，不过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哥已经三十九岁，可是实在看不出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中年父亲。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每科成绩都拿 A，却没有半个朋友的自大男孩。而唯一能让这个坏脾气男孩觉得开心的事，是每个星期四钟点工阿姨到家里来时，他可以一起帮忙刷地砖。手上拿着一把刷子，加上一桶氨水，就是艾尔弗雷德最快乐的时刻了。

艾尔弗雷德仍旧顶着年少时的一头卷发，脸上也还是一副严肃表情。他的鼻子是老妈整型前的样子，嘴唇则跟我爸家的人一样薄。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内。但如果讲到米达斯修车厂和美国政府的邪恶，他就可以侃侃而谈地讲上个把小时。他仿佛随时等着告诉你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会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你纽约第一台正在直播失火现场新闻的人；东岸发布臭虫侵袭的消息时，他也会抢先群发电子邮件通知大家；若说到来自地中海的人会有什么家族遗传疾病，他更是个专家（自身免疫失调方面是他的强项）。去年圣诞节，他整个晚餐都在给我们上前期糖尿病症的课，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桌上的朗姆酒蛋糕慢慢塌下去。

“外婆怎么样？”他问道。

我向外婆望去。外婆叫泰奥多拉·安爵里尼，为了跟堂表亲和她唯一还在世的妹妹菲恩姨婆一起坐，她选择坐在痴呆桌。跟外婆同桌的人个个佝偻着背，拨开沙拉上的核桃仁，只夹起想吃的部分，只有外婆像个军人般坐得直挺挺的，看上去就像是灰色刺藤丛中的一朵红玫瑰。

外婆涂着亮红唇膏，穿着两件式红色亚麻夏装，加上梳得一丝不苟的白发和八角形墨黑玳瑁大眼镜，看来就像一辈子没工作过的上东城区的优雅贵妇。但事实上她跟那些贵妇唯一的共同点，就只有她身上穿的套装。外婆是个事业有成的职业妇女，我们家族 1903 年在格林威治村创立的手工婚鞋店，就是她一手经营着。

“外婆好得很。”我告诉我哥。

“她看上去快走不动了。”艾尔弗雷德说。

“她需要做人工关节。”我说。

“她需要的不只是做人工关节。”

“艾尔弗雷德，除了膝盖以外，她健康得很。”

“你凡事都只看好的那一面”，艾尔弗雷德叹了口气，“你就是不想面对事实。外婆已经将近八十岁了，她越来越衰老了。”

“才不是。我跟她住在一起，她什么都做得比我好。”

“跟你比的话，那倒不是很难吧。”

又来了，又是这种讽刺的话。我不想妹妹的婚宴上跟人吵架，不想跟他再计较。没想到他却继续说：“外婆不会永远活着，她应该要退休，好好享受含饴弄孙之乐。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很好的赡养中心。”

“她喜欢纽约，住在农村她会死的。”

“我是这个家里唯一敢面对事实的人。她该退休了，我也很愿意买一间公寓让她住。”

“你真是大方。”

“我想的不是自己。”

“那倒是头一遭，艾尔弗雷德。”

这时，姐妹之间的默契产生了效果。艾尔弗雷德的语调，我脸上的表情，加上我们已经不再跳舞，让我的姐妹们都收到一个无声的讯息。苔丝察觉到我们在争吵，来到舞池边定睛看着我，给我一个“需要我帮